

候鳥

楊公

「乾杯」繞着圓桌的男女齊聲歡呼。

今天是大學畢業後第一次的同學會，誰也沒想到分開五年後，竟又相聚在一起，如果不是小白的死，我想我們這十二個老同學是不可能在這裏乾杯。

小白是我們同學，大三時和一個會計小姐同居，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他出國前，記得行前，小白專程來台中找我，他告訴我說等一切安定下來，想接她到美國結婚，問我的意見，其實他是想讓我見識見識那妞，於是我們約好在機場見面，一方面也是替他送行。出國那天，小白介紹他的同居人王小姐和我認識，並要我暫時照應一下，顯然他不願意家人知道他們的關係，也許這是小白找我來送行最主要的目的吧！登機前，小白走到我這兒，和王小姐熱烈地握手，他們似乎很有默契，不露出半點難分難捨之情。一會，小白拉我去一旁，問我的意見，我漫不經心地說：「老點！」他笑笑，不發一言。歸途中，我送王小姐一程，我盡量說些輕鬆的話沖淡她離別的傷感，當說到小白很快就要接她去美國時，她陰沉的臉上終於露出一絲淡淡的笑靨，我先祝福他們白頭偕老，她連聲謝謝。從她的笑中，我更覺得她好老。

三年後，我在報上訃聞中，赫然看到小白的名字，那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便是王小姐，細讀訃

聞，只見「反服父」、「反服母」及「慟於德州車禍」云云，並沒有「未亡人」某某。

我們這幾個火都是來奔喪的，碰巧在殯儀館見面，於是講好今天在這裏開同學會。在景行廳大殮，我的目光一直在搜尋王小姐，真的我並不希望見到她，我倒希望她已經嫁作人婦了。要是見到了她，真不知該說些什麼話才好。王小姐沒出現，却意外的發現小玄，她怎麼也回來了？漫長的誦經及家祭，使我有時間去追憶那段褪了色的大學夢及那想都不願意再想的金山夜。如果不是爲了小玄，我根本不可能參加這次的同學會，因爲中台灣三年的象牙塔生涯，使我習慣於孤寂，欣喜於孤寂。

坐在我旁的「阿丁」不斷地向大家敬酒，他是大學時的班代表，喜歡跳舞，有「現代劉琨」之稱，自號「聞機（電唱機）起舞」，幾年不見了，依然寶裏寶氣，現在聽說在一家保險公司任職，想來是拉保險的吧！我真怕他趁機來這麼一下，我這光棍的命說什麼也不值錢。

「金童玉女，不是蓋的，才結婚三年就有兩個寶寶了，兩個恰恰好，連夫妻湊成一桌麻將，哈哈！」阿丁向坐在對面的金童玉女打趣。

「金童玉女」是班上的一對，大學時兩人好得要死，有情人終成眷屬。「玉女」成績是班上之冠，「金童」學業本不太好，追上「玉女」後日夜琢磨功課，居然也擠進了前十名，我們常稱他說，每學期成績單都要經玉女批閱。

「金童」旁邊坐的是「牛頭」，看他西裝畢挺，不時伸出腕上金錶的樣子，大概很有搞頭，

可惜胖得不像話，想大學時他還是足球校隊哩！看他圓滾的大肚子，架上手臂成九十度，現成打高爾夫球的料子。他旁邊是「林哥」，獵豔聖手，臉皮奇厚，舞會時老喜「貼馬」，老婆就是「貼」來的。大四畢業舞會時，他想貼名花有主的外文系系花，那知系花是箇中老手，不慌不忙的說：「這位仁兄，我想我們間的關係還沒到這種地步吧！」林哥竟厚顏說：「就是因為要這樣才會達到那種關係嘛！」結果不久他們結婚了。林哥一直和他旁邊的「老板」在敘舊，大學時他們是牌友，「老板」上課時總是穿西裝打領帶，聽說他「生意做得很大」所以常缺課，他的口頭禪是「我社會上的事忙」，「這是我社會上的朋友」，他似乎很喜歡用「社會上」這字眼，奇怪的是，考試時他「社會上」的事就忽然不忙了。有一次他打電話到女友家，女友的父親盤問他一番說：「你是她什麼人？」老板不假思索的說：我是她社會上的朋友，我們是在一個很正式的社交場合認識的。氣得女友父親破口大罵他。老板不愧的見過大風大浪的，却也沉得住氣地說：「這位老伯，『我們』都是社會上有聲望有地位的人，你這樣對我說話太使我感到失望了！」好一張利嘴，今天一席話，倒沒聽他用「社會」這兩個字，也許對「社會」感到失望了吧！

老板的旁邊是「刻鋼板」，練得一手小字，他的看家本領是將考試要點刻在桌上，一火柴盒大的地方，他能刻上數百字。畢業考時，不巧監試人員坐在他半面桌上，壓住了他的鋼板，他憤憤地在卷子寫著：「本題答案詳見監試人員屁股之下」，弄得改卷子的教

授一頭霧水。和「刻鋼板」考試常做「文化交流」的「排骨周」今天沒來，本來說好要來，聽說昨晚和老婆打了一架，臉被抓破不好意思來。他目前在搞進出口貿易，可以想像大概也是逃稅高手吧！他缺席也好，免得多一個變成「十三」，不吉利，下次同學會不知要輪誰「蒙主恩召」了。

「刻鋼板」旁是「小氣鬼」，幾年不見了，小氣如舊，看他大吃大喝一副撈本的樣子，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被公認是「一生中沒掉過一毛錢」的人。他還有點神經衰弱，是有名的緊張大師。有次小考，教授排在下午五點考試，他弄錯了，胡里胡塗摸黑清晨五點趕來學校，一路上埋怨教授不通人性，到教室見不到半個人影，還責怪先生不講信用哩！

今天來了四位同學，做班共計九名「馬子」，所謂「三姑六婆」是也。三姑今天都到齊了，六婆來了一婆，其餘聽說全在新大陸。三姑大學時是死黨，畢業後也還有來往，看她們那副擁腫相，真不相信以前有多少臭男生為她們站過崗呢？阿丁就是其中之一。想阿丁今天見著「大姑」的福態，真要為「塞翁失馬」慶幸了。三姑今天可真勤於動筷子，一來一往，一進一出，加上對面小氣鬼的一雙，構成標準的立體交叉公路，不打緊，嘴裏還不時發出身體聲立體音響，不，應該說是四聲道。真不知往日的氣質到那兒去了，莫非叫她們家的小寶寶吸奶吸掉了。「大姑」以前也臭她媽的臭美，想當初阿丁約她去舞會時，

她還示威說：「奇怪，有些男生背地裏常說我的壞話，却喜歡約我出去，可見全是吃不到葡萄的酸話，我這個人嘛，大概是比較不容易教人忘記吧！」現在想起，真有點噁心，她一生恐怕沒機會說這句話了吧。「二姑」年輕時也甚刁蠻，她有名的擇偶三原則可真刻薄：「一、大電機。二、身高一八〇。三、英俊瀟灑。我們男生都在宿舍罵她不洒泡尿照照。不知道她先生是否合於三原則，也沒聽她提起。「小姑」以前甚可愛，記得「排骨周」打電話約她時，逗她說：「妳猜我是誰？」小姑竟答曰「我想你不希望有猜錯吧！」弄得「排骨周」尷尬萬分。

小玄坐在三姑旁，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傾聽別人談笑，偶爾也笑一笑。我的目光盡量避免和她接觸，除非聽她旁邊的阿丁說話時趁機瞄她一下，我真有點怕看她，却又不想失去看她的機會。聽說嫁了個留美的物理博士，當了有錢人家的少奶奶。和從前一樣，她仍保持良好身段，胖了一點，更增加一份成熟嫁個好丈夫畢竟氣質不凡，雍容華貴，教人相信當初是和大伙在金山菜市場前吃臭豆腐、啃甘蔗的小女孩。她去美五年，今生第一次回來，可真巧遇着小白的喪禮，否則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看到。

阿丁以老班代的身份說各位同學以前的糗事，誰追誰，誰又嫁誰，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不自覺使人年輕許多，在現實生活中打滾，畢竟也還需要回到舊夢中沉浸一下。「老板」在大蓋他的股市風雲，三姑們聽得入神，也許想錢想瘋了。我嘛，只有當聽眾的份，這

五年來，可以說是繃了白卷，乏善可陳。當「阿丁」將礮口朝我時，實在也找不出題材，只能說：「嗨！青年學者，你在傳道，授業之餘，不要忘了解女學生的「惑」啊！班上就只有你是光棍，如果想維持師道尊嚴，那就拜託三姑幫你牽個紅線……」我笑着說：「其實獨身也蠻羅曼蒂克的，不信你問在座的過來人。」說到這裏，我看看四面，目光與小玄碰個正着，我臉紅了一下。

老板又發表高論，問已婚的四位女士說：「你們覺得自由戀愛好，還是媒妁之言？」小玄看看大家說：「我看，各有千秋。」我趁機大胆地注視她，白皙的皮膚襯着粉紅的面頰，高高微亮的額頭，散發出一種少婦的風韻，依舊是那麼迷人，笑起來時最美，吸煙的動作很誘人。（她什麼時候學會吸煙？）老板追問她：「你和你老公是自由戀愛結合的，還是媒妁之言？」

「都不是，」小玄吸口煙淡淡地說，然後無奈地笑一笑。老板接着說：「我是一半一半，怎麼說呢？太太是媒妁之言，小太太是自由戀愛。」語畢，全桌為之噴飯。

說真的，我今天吃得很少，煙倒是一根接一根，見了小玄，我的胃似乎一下子封閉了，怎麼也引不起食慾。本來今天來的目的並不算吃飽，如果抱著打牙祭的心理，我是絕不會參加這種言不及義的聚會。看到她幸福，我應該為她慶幸，至少嫁給我，不可能如此幸福，如此高貴。但無可否認的，看到她得意，我多少有些愁悵、有些神傷，如果她也像

三姑那樣落魄，我相信我的心會好受一點，即使我並不快樂。

大家聊了差不多，看樣子就要散會了，阿丁忽然變了話題說：「昨天喪禮時，有誰看到小白的女友？」我們都知道小白有一個同居人，但除了我似乎沒人見過。這時小玄開腔了：「聽小白德州的中國同學說：小白嫌他女友『老了點』，來美國後就沒再和她聯繫了。」

聽了小玄的話，不知使我心裏有多難過。一句無心之言竟然支配了他們的命運，如果當初我說些好話，或許他們不會分手，小白也不會那麼絕連信都不寫給她，我感到一陣內疚，也不知會是怎麼結束的。

發動了汽車引擎，看看錶，想趕夜快車回台中，剛才老板邀我們幾個男士上「門蕾地」飲酒，我推辭了，其實我倒是很想去借酒消愁，可是明天有一整天課，再則想早點離開台北這傷感之地，因為她在。這時，小玄忽然出現在我車旁，探過頭來說：「可不可以搭一趟便車？」語氣還是學生時代的模樣，只是打扮入時點，我慌忙地開了門，心裏著實緊張了一下，好像工友見總經理駕臨寒舍一樣不安。

「好久不見，一切好嗎？」她很大方地問我。

「老樣子，談不上好，不好不壞。」我腦海裏一片空白，心亂得很，或許是緊張過度，說話略帶抖音，「你現在住娘家？」我勉強擠出一句話。

「嗯，」她點點頭，「復興南路，沒變，你記得吧。」

陌生的拘謹一直籠罩著車內，雖然兩旁的窗都已捲下，仍是無濟於事，兩人似乎只待目的地的出現。霓虹燈不斷掠過車前擋風玻璃。

「幾年不見，台北街頭變了好多，比以前熱鬧多了。」她自言自語地說。擋風玻璃映著她若有所思的臉龐，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不時地為她的臉龐塗上顏色，當車子彎入復興南路時，她忽然對著我說，

「楊，我不想那麼早回去，我們去兜兜風好麼？」

我急時地踩了煞車，看了看錶，其實只是下意識的動作，根本也不想知道是幾點。

「你有事？」

我搖搖頭，「想去那裏？」

「金山好嗎？」

車子朝北海岸的方向奔馳，晚風大股大股的灌進車門，她不斷地用手扶住新做的頭髮，髮香直衝我的嗅域，我伸手去搖車窗，她說這樣吹舒服些，示意我不必，我還是搖了半個窗。她點了一根煙遞給我，自己也燃了一根，吸煙似乎可以取代無聊的對話，至少比「新亭相對」好多了。

「你學會了吸煙？」我轉過頭看看她。

「抽得很兇，沒辦法」她吐了口煙。

車子停在金山育樂中心懷生廳旁，我們下了車，穿過曲橋，走向一點半的海灘，早封閉的海

水浴場，仍有些男女藉著微弱的海防燈，趁退潮在拾貝殼。年年歲歲浪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我們不再是七年前拾貝殼的年齡了。

選了一處隆起的沙堆，我替她鋪上一張手帕，她說不必，她喜歡無拘束地隨便坐，我對自己的動作感到驚奇，上次我並沒想到手帕，也許她現在身份不同，我自卑感使然吧！

「你還記得大學時代的金山之夜嗎？」她說。

「Slip out of my memory」

「騙人！」

「真的，我什麼都記不得了。」

「你又何必騙自己呢？」她皺皺眉。

我笑笑，點了枝煙。

「幾個孩子了？」

「一個女孩像她爸爸」

「嫁了個有錢丈夫果是不同凡響」

「隨你怎麼說」她惡意地笑笑，看著遠處的浪花。

「這次有沒一起回來？」

「我自個兒回來，他看小孩」

「怎麼想回來？」

「和候鳥一樣」她意味深長的說

「打算留多久？」

「沒一定，想走就走。」

「不想丈夫和孩子？」

她笑笑沒回答。

「怎麼不結婚？」

「過了結婚的年齡很難再有這種念頭，就像營火熄了，很難再起。」

「其實你還年輕，我先生也是你這種年紀結婚的。」

「心老了，一切都沒用了。」

「你真覺得獨身蠻羅曼蒂克？」

「可以保留些神秘感，讓人發生興趣也是挺不錯的。」

「你嘴硬！」

「說這些沒意思，談談你先生怎樣？」

「他是個好丈夫，很好，很好的。雖然我對現狀感到滿足，但在幸福中總覺得缺少些什麼似的，有時甚至不甘心青春如此輕易埋葬掉。每天忙完家事，哄睡孩子後，常想起鳳凰花落滿徑的

校園，想起了七年前的金山之夜，就怎麼也睡不著。」

「你未免太過份了，那些早就不該是你回憶懷念的地方了！」
在旁邊的沙灘上，拾貝殼的男女累了，熱情地擁抱在一起打滾，她也看到了，我們會心的
笑。

「時代不同了，對大學生來說這已不稀奇了！」我說。

「如果當初我們也如此，我想我們早已結婚了！」

「我們生錯了時代。」

「你還記得上次在金山時，我們不也坐在沙灘上談到天亮嗎？當時，我真希望你抱我，親我，我一直暗示你，放給你 Chance，結果你却像柏拉圖……」她搖搖頭有些不好意思。

「潮聲晚來了七年」，我在笑我自己傻。

「我想你是不愛我，我好失望。第二天就和一個別系的男生坐在你旁邊談笑故意氣你，而你竟也不介意……」

「兩個內向的人在一起，終難逃悲劇性的下場。不過妳嫁了個好丈夫，而我呢？什麼也沒有。」

「我和我先生認識半年就結婚了，我們四年的相處却敵不過這短短的光陰，在午夜夢迴之際，我又埋怨你活該，為什麼不向我求婚……」

海潮聲隆隆地響，不知將陪伴我多少失眠的夜。

「楊——如果，我是說如果——雖然我知道是絕對不可能的——我離開了他，你會要我嗎？」在回程的車上，她側頭靠在我的肩上說。

「回去好好睡吧！小女孩！」

我注視前面的公路號誌說。

送走了她，一路上海潮聲又隆隆地響起，我想起了她最後的一句話：

「我像一隻候鳥，雖然老巢在太平洋的彼岸，但總要定期飛回台灣重溫舊夢，因為如果不這樣，總覺得缺少點什麼似的。」

(第二十二期)